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二回 惹禍逃災遇世兄

話說駱大爺見寨門大開，走出一個十六七歲大漢，又帶了三四十個莊漢，各持長棍分列左右，眾人各執兵器呆立。駱宏勛不知何故，遂令余謙各掣出兵器在手。又停片時，裏邊又走出一人，有丈二身軀，黑面紅髮，年紀約有十六七歲，手拿一條熟銅大棍，大聲叫道：“駱宏勛我的兒！你來了麼？小爺等你多時了。”走過護莊橋，舉棍照駱大爺就打。駱大爺將身往旁一閃，那棍落在地下，打了有三尺餘深。那大漢見棍落空，反起棍來又分頂一棍，駱大爺往後一退，棍又落在地下，亦打有三尺多深。駱宏勛暗想道：“倘躲不及撞在棍上，即為齏粉！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”那大漢見兩棍落空，躁得暴跳如雷，分頂打去，他又躲閃。這一棍腰下打去，看他往何處去躲避？遂將棍平打去，照腰打去。駱大爺見他平腰打來，想道：“兩旁無處躲避；後退，棍長又退不出，不如向他懷中而進，即打在身上，亦不大狠！”遂一個箭步躡進大漢懷中，手中之劍照心一刺，那大漢“暖晴”一聲，便倒臥塵埃，全然不動彈。祇聽寨門兩旁那些大漢大叫一聲：“不好了！小爺被駱宏勛刺死，快報與九爺知道！”駱宏勛知是巴九之子，自悔道：“早知是巴家之子，他夫妻知道，豈肯干休！強龍不壓地頭蛇。”余謙道：“既刺死了，速速商議。我主僕二人，怎能敵他一莊之眾？速上馬奔花家寨要緊！花老爹雖不在家，花奶奶自然在家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此言有理！”各解韁繩，急登上馬，加鞭而行。看官：巴九之子巴結，素日並未與駱宏勛會面，有何仇恨？今日舉棍傷他是何原故？他與花碧蓮同年，一十六歲。生來身大腰粗，黑面紅髮，有千斤膂力，就是其性有些痴呆。巴氏九雄祇有此一子，因新年往姑娘家拜節，見表妹花碧蓮，回家告訴父母，欲要聘花碧蓮為妻。巴氏夫妻亦愛甥女生得人品俊俏，武藝精湛。巴九邀八位哥哥與花振芳面講；其母馬金定相約八位嫂嫂，在花奶奶面前懇求親事。花振芳看妻弟之情，花奶奶亦看弟婦之面，皆不可一時間回絕，心中有三分應允之意。惟有花碧蓮立誓不嫁這呆貨，是以未諧親事。花老兒女兒成人該當婚配，若在寨內選一英雄招贅，又恐呆貨看見吃醋，故帶著女兒遠方擇婿，及盜了駱太太、桂小姐來，料親事必妥。巴九夫妻在家談論道：“駱宏勛不日即來。”誰知被這呆貨聽去，瞞著父母要暗將駱宏勛弄死，遂將寨內之人揀選大漢三四十個，著二十個立在莊路上，著二十個立在穿莊路上，日日等候。今日這呆子正在大門河旁，忽見苦水舖店內之人來，問道：“來此何幹？”那人不知就裏，說道：“駱姑爺昨晚至店，今日欲進老寨。小的領路，前來討鑰匙開寨門。”這呆子好不利害，恐那人走漏消息，照耳門一掌，那人嗚呼哀哉。遂著人到越莊路上喚回那二十個人來，已半日工夫纔開寨門。從來說：“大漢必呆。”他所揀選之四十個人都有些呆；若有一個伶俐者，駱宏勛刺死巴結之時，祇著一個人入寨內報信，餘者前來圍住，駱宏勛主僕怎能得脫？幸虧是些呆子，四十個人同進寨內報信，他主僕無有攔阻，所以逃脫。巴九夫婦聽得兒子被駱宏勛刺死，大哭一聲：“痛死我也！”哭了一場，說道：“這廝不能遠去，分付鳴鑼，速齊嘍羅，四路分進，拿住碎屍萬段，代吾兒報仇！”

且說駱宏勛、余謙二人奔逃，忽聽得鑼聲響亮。余謙道：“大爺速走些，聽鑼聲響亮，必是巴九齊人追趕我等！”駱大爺道：“路甚崎嶇，且是不知南北東西，向何處而走？”余謙道：“先曾聽得那引路之人說道：無上梢樹，即是生路，我們祇看無梢之樹行走，自然脫身。”余謙在前，駱大爺道：“諒必是的。”漸漸不聞鑼聲響亮，駱大爺道：“就此走遠了！”方纔放心。那巴九夫妻各持槍刀，率領眾人，分作四隊，料駱宏勛仍往苦水舖逃走，四隊向南追趕。駱大爺主僕不認得路徑向北奔，奔入花家寨，所以聽得鑼聲漸漸遠了。卻說駱大爺雖然聽得鑼聲漸遠，而實在不知向西北走纔是花家寨正路，他主僕早不分東西南北，走一陣又向西行一程，自未時在巴家寨起身，坐在馬上不住加鞭，走至。日落時，約略走了有五十里；總不見到老寨，明知又走錯了路徑，二人腹中又餓，余謙道：“我們已離巴家有五十七里之遙，諒他一時也趕不上我們。看前邊可有賣飯之家，吃點再走，”駱大爺道：“我肚中也甚是饑餓。”二人加鞭奔馳，行到黑影已上，總未看見一個人來往。

正行之間，對面也來了一匹馬，馬上坐著一個人。後隨一人步行，至對面已經過去，那人轉過馬頭，問道：“前面騎馬者，莫非余謙麼？”駱宏勛同余謙聽此一聲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呼名而問，必是平日相識。驚的是離巴家不遠，恐是巴家有人追趕前來。遂問道：“臺駕何人？”那個人細看，叫道：“這一位好像世弟駱宏勛？”駱宏勛聞他以世弟相稱，答道：“正是駱宏勛！”那人遂跳下馬來，駱宏勛主僕亦下了馬。駱宏勛忙問道：“大哥是誰？”那人道：“吾乃胡璉也。向在揚州從師學藝，在府一住三年，世弟尚小，輕易不往前來，所會甚少。余謙到廳提茶送水，認得甚熟；彼時甚小，而體態面目終未大變，我還有些認得。”駱宏勛、余謙彼時七八歲，諸事記得，仔細一看，分毫不差，正是世兄胡璉。搶步上前見禮，胡璉道：“近聞世弟與花振芳聯姻，不久即來招贅。愚兄蓄意至花家寨相會，不料途中相逢。但不知你主僕奔馳，欲往何處？”駱宏勛將花老設謀，將母、妻盜至山東，揚州奔喪與樂家打擂臺，蒙鮑自安相勸，恐小弟在家內與樂家結仇，叫我再往山東花家老寨拜見母親，並帶議招贅之事說了一遍。胡璉道：“倒未知師母大人駕已來此，有失迎接！今世弟走錯路徑了，花家寨在正南，你今走向西北了。”駱大爺道：“路本不熟，又因路上惹下一禍來，忙迫之中，錯而又錯。”胡璉忙問道：“世弟惹下什麼禍來？”駱宏勛又將路過巴家寨，刺死巴九之子，前後說了一遍。胡璉大驚道：“此禍真非小！巴氏九人，祇此一子，今被你刺死，豈肯干休！且巴家九弟婦馬金定，武藝精通無比。作速同我回家，商議一個主意要緊！”駱宏勛主僕猶如孤鳥無棲，一見世兄，如見父母一般，連聲道：“是！”遂上了牲口同行。

來了有二里之遙，到了一個莊院，下了牲口，走進門來，至客廳見禮獻茶。說道：“苦水舖至此，一路並無飯店，想世弟腹中饑餓。”分付道：“速備酒飯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多謝世兄費心也！”不一時，酒飯捧出，胡璉相陪，人坐對飲。余謙別房另有酒飯款待。飲了數杯之後，駱宏勛告止，胡璉道：“也罷！世弟途路辛苦，亦不敢勸你多飲。”駱宏勛纔吃了一碗飯，將纜動箸，胡璉大叫一聲：“不好了！”說道：“你有萬世不孝之罵名！”駱宏勛放下碗箸，連忙站起身來，問道：“世兄怎樣講？”胡璉愁眉皺額，跌腳捶胸。祇因。素日授業恩情重，今朝關心皺兩眉。不知胡璉說出什麼話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